

首饰,在刚刚实现“小康”的中国已经成为庞大的产业,但“首饰艺术”却刚刚起步。身为中央美院设计学院首饰专业的创建人与负责人,滕菲从1990年留学德国起学习首饰艺术,回国后到1995年才建立了首饰专业。国人大多还是把首饰当作财富的标志而非个人表达的艺术,但她对记者说,各个方面的反馈显示,首饰艺术的前景引人期待,对未来中国首饰产业的发展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本报记者 邱家和
●滕菲

○你能大致描述一下国际首饰艺术的潮流么?

●在欧洲,意大利的首饰设计呈现了意大利艺术与设计相互融通的美学关系。一些重要的首饰设计师被尊为雕塑家。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流行的荷兰抽象画派也影响了很多首饰设计作品。而美国的首饰设计不像欧洲那么简约有力,但更活跃和开放,更强调“首饰是从雕塑中分离出来的一种形式”的观念。在近二三十年里,欧美的首饰设计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强调在设计中摒弃身份象征的观念,提倡对材料的多样性和非贵金属等陌生领域的探索,力求首饰和佩戴者的身体相得益彰;主张以观念取代形式要素,强调首饰的实验性和观念性,使设计者个人的艺术观念在设计中起到主导作用。

○首饰艺术是一个全新的门类,你怎么会选择走这条路?

●就我个人而言,这样的选择,除了大环境带来的机遇和条件外,都是兴趣使然。最原始的动力就是这样。而且,首饰艺术中国还没有,那就更有意思。不过,我本人不喜欢非常张扬,也不喜欢在语言上折腾。我的作品有特定的内涵要表达,但到底如何,要看造化多少,沉淀多厚。我对材料也一直有兴趣,但并不特别在意材料,而是不同的媒介材质都能表达。

○你的人生是否可以说经历了考上美院附中、出国留学与创建首饰专业三个转折点?

●对。考上附中,决定了我的艺术道路。我的中学、大学生活都在中央美院。

1990年出国,当时所感受到的国内外的落差,与现在国人出国所感受的完全不同。不过在困惑之余,发现西方美术院校的语境下有新的东西,有更精确的表达语言,吸引你去学习尝试。加上他们美术教学的自由组合的特性,自己可以选择在学习艺术的同时学习首饰艺术,才有了人生转向的可能性。

回国后确实想做首饰专业,但不是马上就能做的,而是要等到条件成熟。

○你是不是经常会碰到量身定制首饰的需求?

●从产业的行家来看,不是为个体量身定做的单件的首饰会更容易被人接受,投资人总是会想到成本与利润。

量身定制,在中国这还是新鲜的话题。我们曾做过一个研究课题,为工人、农民、警察、职员乃至神职人员等量身定做,我们说“设计为人民服务”,而“人民”是具体的个体,从人群到职业再到个人,然后与这些个人交流、互动,再定制,再反馈。结果,有的很喜欢,有的不喜欢,甚至不能佩戴。这样的调研有利于培养那些未来的设计师,去认识他们的义务与责任,就是引导那些未来的顾客,由此完成的作品,可能有一小批人会特别喜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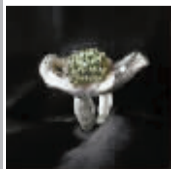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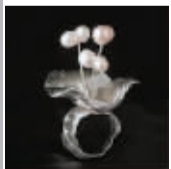
目前我所接触到的量身定制的客户,往往是专业的朋友,对他们而言,收入多少不重要,而是对文化品味、审美趣味有特殊的要求。另外,我也会选择对象,有时候甚至会觉得对他们有责任,特别是对那些有这样的欲望但还没有鉴赏的能力的朋友。

○你们是不是常常会遇到一些产业发展方面的课题?

●我们一直在做教学与产业的结合,如配合大品牌,试做中国自己的东西。国外的首饰导向,也是我们在做。不过,中国现在大家都做还不行。因为做高端的首饰要养10年20年,没有经济后盾的支撑会中途夭折。而国外的品牌有基础,有这个条件。大的趋势肯定会走这条路。目前学院有一些外界的资助,将中国传统首饰的工艺结合现代的设计理念,在做一些实验的、积累的工作,这也是我们应尽的责任。



对话滕菲：站在中国首饰艺术的起跑线上



首饰艺术开启一个新时代

首饰除了作为一件可以用来单独观赏的作品外,它更生动、精彩之处还是与人、与身体共融时所营造出来的那个奇妙的世界。

滕菲

○本报记者 邱家和

首饰成为“灵动的符号”

在上海四大空间近日举办的《致陌生人》首饰艺术展览上,滕菲参展的作品是她在2006年创作的《朵颐》系列,她说:“我试图在一个较小的范围内创造一种精神的扩展。片段的自然要素可以让人从小中见大,一叶知秋联想到整个自然界的存在。比如自己身上的印记、疤痕、胎记,自己的心脏韵律的记录,都可以用各样的材料,包括传统中的银、玉、塑料甚至头发,都以首饰的形式展现出来。”

她的作品,被人们称作“飞花树叶,皆可送人”,对于中国流行的首饰观念而言无疑是一种颠覆。大多数中国人,还是把首饰当作财富的象征,即便是追逐奢侈品牌的“新人类”,还是把那些时尚首饰当作身份的标志,而滕菲却把首饰看作“灵动的符号”,她说:“我以为,未来人类的生活方式并不是把自己封存起来,而是不加限制地自我表现,而是更多地体现出人与人的关系,寻求相互交流的机会。首饰将不仅被当做一种自我宣泄的符号,它还会成为人与人之间达成更好沟通

的信息和标识,以促进与他人、与动物、与大自然之间的更好交流。而现代艺术家与设计师恰恰是这种信息交流系统中的构筑者。”

满足个性化需求

在滕菲看来,首饰可以分为三类:一是传统首饰,就是批量生产的大众化的首饰,材料相对贵重,不限场合而使用时间长久;二是流行时装首饰,则是专为青年人设计但仍然是批量生产的,使用不限场合却快速多变因而材料相对低廉的;三是量身打造的首饰艺术品,是专为特殊人群设计制作而在特殊场合使用的,一般是单件的以满足其个性化需求。滕菲创作的,就是这种首饰。她说:“我尝试着以个人的视角与经验,去研究和体验材料特质及材料所传递出来的情感,用直觉去体悟材质充满个性的生命意味,以空间体量的置换来寻找建筑、雕塑人与首饰的对话方式。在未来的设计中,我还试图寻求不同地域文化间的相互影响与发展、不同学科间的融和与渗透。”

她在第十届全国美展获得设计金奖的首饰作品《对话与独白》就是一个例证;在构思作品时,她首先确定这些首饰虚拟的佩带者,

瞄准了一批底蕴深厚的艺术家,她的好朋友岳敏君、方力钧、刘伟等中国前卫艺术家,因为和他们相熟已久,对每个人的气质、性格都很了解,就给幽默时尚的岳敏君佩带夸张的宝石戒指;给大智若愚的方力钧佩带浑圆的纯银戒指;给长于精巧山水画的刘伟佩带精巧的珍珠戒指。为了体现男性的粗犷豪放,制作过程中还在首饰表面留下清晰可辨的手纹痕迹,让那些首饰有了性格和表情。

飞花树叶,皆可送人

此后,滕菲又做了一组十来件作品,主要以30-40岁的女性为对象,以“琉璃”和“银”的结合为材料。不仅是琉璃,她还一度沉迷于水晶、石蜡等材料。她喜欢老子关于水的描述,她觉得这些材料有一种与水相类似的魔力,丰厚含蓄,具有内敛之美,极具东方神韵。她说:“对我的作品来讲,无论是用银的材质,还是琉璃等不同的材质,都有我自己的痕迹在里面。我希望它保持一种天然的、自然大方、甚至有些不修边幅的感觉。所以,只有自己亲自动手才能够控制。”

滕菲入行学的是版画,一度曾迷上了装置艺术,所以一向对材料有浓厚的兴趣。她在专著《材料艺术设计》中指出,人类的发展史,可谓是一部材料的发展史。石器时代、陶器时代、青铜时代、大工业时代以及今天丰富多彩的信息时代,每一次新材料的出现都会给人类的发展带来质的飞跃。她说:“对我来说,材料并不是一个主宰一切的东西,它要根据我的表达,或者说这个作品的需要去选择材料。当然有时候做设计,可能正好赶上有机会去尝试一些材料和工艺,那就会顺其自然地去接触和使用它。”

体现触摸感与诉说感

2007年6月1日在798艺术区举办的滕菲首饰艺术研讨会上,著名女艺术家喻红特别谈到了滕菲的首饰作品所体现的一种触摸感和诉说感,好像每一件首饰都在诉说着自己的一段经历、一段历史,同时也向我们诉说着自己的情感。这些首饰已经成为滕菲感情的真实写照,有独特的个性,是创作主体感情的外在化身,创作主体已经赋予了这些首饰生命。吕胜中则评价道:“滕菲设计的首饰基本上是带有观念性的,或者说是实验性的一种首饰。首饰这种样式,是带有实用性的,她在实用性当中寻找一些观念的个性。比方说用‘头发’做成的首饰,因为非典的时候她每天梳理都掉头发,对此产生一种记录,我觉得这已经不光是一个女孩子的装饰了,而是通过装饰表达自己的一些情绪,包括人生的感悟、自己的观念。”

大家还对首饰艺术与当代艺术的结合给予了高度的肯定:当代艺术最大的功用就是解放思维,为人们提供各式各样的图案、色彩组合、造型方式,人们的思维方式不再拘囿于原来的思维方式,给人们提供了更大的思维和发展空间,而艺术永远是无穷尽的。

个人资料

滕菲,女,1963年生。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学院首饰专业创建人、负责人,第十届全国美展首饰设计金奖获得者。1979年考入中央美术学院附中,1983年考入中央美术学院,1990年到德国柏林艺术大学就读,获硕士学位。1995年在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学院建立首饰专业。出版过多部首饰艺术设计著作。个人作品被国内外众多博物馆及私人收藏家收藏。

